

新十年争议作品选

1976--1986 小说卷

漓江出版社

韦实 主编



新十年争议作品选

高星出版社 韦实 主编
(1976—1986·小说卷·一)

1976—1986

新十年争议作品选

小说卷(一)

韦实 主编

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数21,375 插页2 字数496,000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1,000册

ISBN 7—5407--0127—7/I·97

书号：10256·291 定价：4.55元

选 编 说 明

一、本书所选有争议的小说，有的是优异之作，有的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。本书所选争议文章，有的侧重思想内容，有的侧重艺术表现，有的兼而有之。不管是作品，还是争议文章，都力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参考价值。

二、本书共分三卷。由于篇幅所限，每位作者只选一篇。

三、本书分作品、争鸣综述、作家本人有关言论、争鸣文章目录索引四个部分。个别作品附有代表性评论文章。为保存作品的资料性，入选作品一律保持原貌，不作删改。

四、选入本书的个别作品，在见诸报刊的有关评论文章中，有的只有肯定意见，有的只有否定意见，但因在实际上存在着不同意见的分歧，又具有某种代表性，仍收入本书。

五、参加本书编选工作的有陈南、刘世锦、郭瑞、于伟国、陈晋等同志。因为篇幅和水平限制，本书的编选工作若有不当之处，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。

编 者

1986年8月31日

新世纪黎明期的印痕

——代序

我相信，许多读者，只要一看这部《新十年争议小说选》的目录，就会有一种熟悉感，也许还会想起一些往事；因为他们是这些作品的最早的读者，并且经历或目睹了这些作品的争论情况。

我也相信，另有许多读者，见到这部选集，会有耳熟面生之感，因为他们可能听别人谈起过这些作品，而自己却未曾读过。时间毕竟过去了十年，这里有一个年龄和人生的时间差。

我还相信，以上两种情况，都不会冲淡读者对这部书的兴趣，反而会增加读者对这些作品的兴趣。如果是研究工作者或者是有研究意愿的人，对这部书则可能更为关注。

我自己有这样的感受：只要精力允许，每天早晨醒来，我总喜欢听新闻，想知道世界上在过去的一昼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处在怎样的一种情景之中；而每天傍晚，我又喜欢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，那心情（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潜意识）与听早晨的新闻时一样。

但我发现，在喜欢最新信息的同时，我还特别喜欢看旧报纸和旧杂志。每逢这样的时候（真正的闲暇时间而且心理宁静），我反而觉得这些旧的报章杂志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和魅力，老实说有一种新鲜感。

这种体验时间很长了。近来反复想了想，觉得在旧物中获

得的新鲜感，实际上是一种时间感、空间感，说到底 是历史感。

人们对一件事情、一部作品、一段生活的认识，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；而人们的新的认识之形成和新的预测之提出，又往往离不开已成为历史的材料。我想，历史科学之所以激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巨大兴趣，其原因大约在此。

选收在这部书里的作品，都已成为文学历史的资料，值得称道的是：选编者们不只是选了作品，还花了很多气力对这些作品所引起的争论作了综述，编了索引，这就使这些资料更带戏剧性色彩，因而阅读起来更有吸引力和参考价值。

人们把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的文学称作我国新时期 的文学，这是有充分理由的。人们说新时期的文学是空前多彩和繁荣的文学，也是有充分根据的。的确，这十年所涌现的作家之众多和作品之丰富，使最勤奋的研究家也目不暇接，因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，还没有哪个人能说他是通晓这一时期的全体作家和全部作品的。在我看来，即使是有争议的作品，这部书的选编者们，也只能作出有限的贡献。

有限——这并不是坏事。谁要想做到穷尽乃至无限，那就等于宣告自己失败。既然是历史，既然一切都要成为历史，那就只能是历史地进行，历史地积累，历史地辨析。

我也是在这个新时期写了一些作品的人，这样那样引起争议的作品也不止一部（篇）。本书选了我的中篇小说《黎明潮》，我既不怪他们事先未有征求我的意见，更不怪他们选这篇而不选另一篇。这也是历史。他们完全有他们的权利。这里，我想引用《黎明潮》中的一段描写作为这篇短文的一部分，也借这段描写表达我的一种心情：

大海何等的壮观而辽阔呵！去年夏天，正是这个时节，为了看日出，

他（指苏文戈）不是凌晨三点就跑到海边去了吗？是的，是凌晨三点，空气潮湿，海风颇凉，他不得不穿上一件风衣。他站在海边的一座巨岩上，眺望那苍茫的远方，听着大海的咆哮，曾产生过怎样的遐想呀！当时，一艘大船灯火辉煌，驶向远方，他觉得那犹如我们的祖国，正迎着旭日、彩霞和光明前进。天果然渐露曙色，永不平静的大海，潮起潮落。这使他想到了时代，想到了生活，而时代和生活就仿佛这大海的浪潮。汹涌的海潮呵，激荡的海浪呵，有前进的，有后退的，有跃起的，有下沉的，有互相冲撞的，有在岩岸上凌空开花的。然而那大船，却一直向前行驶。他触景生情，忽然联想到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。二十世纪很快就要结束了，二十一世纪不久就将到来了。我们的国家正发生着历史的大变革，岂不就像这大海，正处在黎明之中吗？是的，一个新的世纪的黎明就是这种样子，人们的思潮虽然如浪花般多样，有打旋的，有回流的，有欢叫的，有悲鸣的，却终究不能阻挡历史的航船。终于，太阳出来了，它象带着强大的生命力跳跃于波峰浪谷之间，遥远，鲜红，豁然照亮了一切。而他，苏文戈，就觉得这是新世纪的曙光。他兴奋得张开双臂，让海风和海潮把他‘呵——呵——’的欢呼传开去，真感到畅快至极！……

……航船在前进。浪花在翻腾。但究竟哪一朵浪花是推力，哪一朵浪花是阻力呢？在无边的大海里，这实在是一时难以判别。

收在这里的作品，既然都是有这样那样争议的，我认为我就不应该对它们作具体评价。然而正如我在《黎明潮》中这段文字所描绘的，在一个伟大深刻的历史变革期中，这些作品的产生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议，都是必然的和正常的，都是新世纪黎明期的某种痕迹，因而都是有思考和研究价值的。这就是我要表达的心情。

谢谢！

孟伟哉

1986. 11. 3

目 录

新世纪黎明期的印痕

——代序 孟伟哉 (1)

班主任	刘心武 (1)
争鸣综述	(27)
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	刘心武 (30)
伤痕	卢新华 (35)
争鸣综述	(48)
谈谈我的习作《伤痕》	卢新华 (56)
大墙下的红玉兰	从维熙 (65)
争鸣综述	(133)
飞 天	刘 克(138)
争鸣综述	(183)
谈谈《飞天》	刘 克(188)
乔厂长上任记	蒋子龙(195)
争鸣综述	(240)
《乔厂长上任记》的生活账	蒋子龙(249)
爱，是不能忘记的	张 洁(258)
争鸣综述	(275)

风筝飘带	王 蒙(281)
争鸣综述.....	(300)
晚霞消失的时候	礼 平(305)
争鸣综述.....	(451)
我写《晚霞消失的时候》所思所想.....	礼 平(461)
南珊的哲学.....	若 水(475)
挣不断的红丝线	张 弦(494)
争鸣综述.....	(512)
从两篇小说谈虚构.....	张 弦(515)
在同一地平线上	张辛欣(520)
争鸣综述.....	(645)

附录：争鸣资料目录索引	(652)
班主任.....	(652)
伤痕.....	(655)
大墙下的红玉兰.....	(658)
飞天.....	(659)
乔厂长上任记.....	(660)
爱，是不能忘记的.....	(667)
风筝飘带.....	(669)
晚霞消失的时候.....	(671)
挣不断的红丝线.....	(672)
在同一地平线上.....	(674)

班 主 任

刘 心 武

一

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，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？我想，你肯定不愿意，甚至会嗔怪我何以提出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。

但是，在光明中学党支部办公室里，当黑瘦而结实的支部书记老曹，用信任的眼光望着初三（三）班班主任张俊石老师，换一种方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，张老师并不以为古怪荒唐。他只是极其严肃地考虑了一分钟左右，便断然回答说：“好吧！我愿意认识认识他……”

事情是这样的：前些日子，公安局从拘留所把小流氓宋宝琦放了出来。他是因为卷进了一次集体犯罪活动被拘留的。在审讯过程中，面对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与政策感召，他浑身冒汗，嘴唇哆嗦，作了较为彻底的坦白交代，并且揭发检举了首犯的关键罪行，因此，公安局根据他的具体情况——情节较轻而坦白揭发较好，加上还不足十六岁——将他教育释放了。他的父母感到再也难在老邻居们面前抛头露面，便通过换房的

办法搬了家，恰好搬到光明中学附近。根据这几年实行的“就近入学”办法，他父母来申请将宋宝琦转入光明中学上学。他该上初三，而初三（三）班又恰好有空位子，再加上张老师有十几年的班主任工作经验，又是这个年级班主任里唯一的党员，因此，经过党支部研究，接受了宋宝琦的转学要求，并且由老曹直接找到张老师，直截了当地摆出情况，问他说：“怎么样？你把宋宝琦收下吧？”

正象你所知道的那样，张老师思忖的目光刚同老曹那饱含期待、鼓励的目光相遇，他便答应下来了。

二

张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
趁他顶着春天的风沙，骑车去公安局了解宋宝琦情况的当口，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他一番。

张老师实在太平凡了。他今年三十六岁，中等身材，稍微有点发胖。他的衣裤都明显地旧了，但非常整洁，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规规矩矩，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，也一丝不苟地扣着。他脸庞长圆，额上有三条挺深的抬头纹，眼睛不算大，但能闪闪放光地看人，撒谎的学生最怕他这目光；不过，更让学生们敬畏的是张老师的那张嘴，人们都说薄嘴唇的人能说会道，张老师却是一对厚嘴唇，冬春常被风吹得爆出干皮儿；从这对厚嘴唇里迸出的话语，总是那么热情、生动、流利，象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，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，又象一把大条帚，不停息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……

一路上，张老师的表情似乎挺平淡。等到听完公安局同志

的情况介绍、翻完卷宗以后，他的脸上才显露出强烈的表情来——很难形容，既不全是愤慨，也不排除厌恶与蔑视，似乎渐渐又由决心占了上风，但忧虑与沉重也明显可见。

张老师从公安局回到学校时，已经是下午三点钟。他掏出叠得很整齐的手绢，一边擦着脑门上的汗，一边走进年级组办公室。显然同组的老师们都已知道宋宝琦将于明天到他班上课的事了。教数学的尹达磊老师头一个迎上他，形成了关于宋宝琦的第一个波澜。

三

尹老师和张老师同岁，同是一个师范学院毕业，同时分配到光明中学任教，又经常同教一个年级。他们一贯推心置腹，就是吵嘴，也从不含沙射影、指桑骂槐，总是把想法倾巢倒出，一点“底儿”也不留。

尹老师身材细长，五官长得紧凑，这就使他永远摆脱不了“娃娃相”，多亏鼻梁上架着副深度近视镜，才使他在学生们面前不至有失长者的尊严。

在这一九七七年的春天，尹老师感到心里一片灿烂的阳光。他对教育战线，对自己的学校、所教的课程和班级，都充满了闪动着光晕的憧憬。他觉得一切不合理的事物都应该而且能够迅速得到改进。他认为“四人帮”既已揪出，扫荡“四人帮”在教育战线的流毒，形成理想的境界应当不需要太多的时间。不过，最近这些天他有点沉不住气。他愿意一切都如春江放舟般顺利，不曾想却仍要面临一些复杂的问题。

关于宋宝琦即将“驾到”的消息一入他的耳中，他就忍不住热血沸腾。张老师刚一迈进办公室，他便把满腔的“不理解”

朝老战友发泄出来。他劈面责问张老师：“你为什么答应下来？眼下，全年级面临的形势是要狠抓教学质量，你弄个小流派来，陷到作他个别工作的泥坑里去，哪还有精力抓教学质量？闹不好，还弄个‘一粒耗子屎坏掉一锅粥’！你呀你，也不冷静地想想，就答应下来，真让人没法理解……”

办公室的其他老师，有的赞同尹老师的观点，却不赞同他那生硬的态度；有的不赞成他的观点，却又觉得他的确是出于一片好心；有的一时还拿不准道理上该怎么看，只是为张老师凭空添了这么副重担子，滋生了同情与担忧……因此，虽然都或坐或站地望着张老师，却一时都没有说话。就连搁放在存物架上的生理卫生课教具——耳朵模型，仿佛也特意把自己拉成了一尺半长，在专注地等待着张老师作答。

张老师觉得尹老师的意见未免偏激，但并不认为尹老师的话毫无道理。他静静地考虑了一分钟，便答辩似地说：“现在，既没有道理把宋宝琦退回给公安局，也没有必要让他回原学校上学。我既然是个班主任老师，那么，他来了，我就开展工作吧……”

这真是几句淡而无味的话。倘若张老师咄咄逼人地反驳尹老师，也许会引起一场火爆的争论，而他竟出乎意料地这样作答，尹老师仿佛反被慑服了。别的老师也挺感动，有的还不禁低首自问：“要是把宋宝琦分到我的班上，我会怎么想呢？”

张老师的确必须立即开展工作，因为，就在这时，他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谢惠敏找他来了。

四

谢惠敏的个头比一般男生还高，她腰板总挺得直直的，显

得很健壮。有一回，她打业余体校栅栏墙外走过，一眼被里头的篮球教练看中。教练热情地把她请了进去，满心以为发现了个难得的培养对象。谁知让这位长圆脸、大眼睛的姑娘试着跑了几次篮后，竟格外地失望——原来，她弹跳力很差，手臂手腕的关节也显得过分僵硬，一问，她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。

的确，谢惠敏除了随着大伙看看电影、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，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。她功课中平，作业有时完不成，主要是由于社会工作占去的精力和时间太多了——因此倒也能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谅解。

头年夏天，张老师接任这个班的班主任时，谢惠敏已经是团支部书记了。张老师到任不久便轮到这个班下乡学农。返校的那天，队伍离村二里多了，谢惠敏突然发现有个男生手里转动着个麦穗，她不禁又惊又气地跑过去批评说：“你怎么能带走贫下中农的麦子？给我！得送回去！”那个男生不服气地辩解说：“我要拿回家给家长看，让他们知道这儿的麦子长得有多棒！”结果引起一场争论，多数同学并不站在谢惠敏一边，有的说她“死心眼”，有的说她“太过分”。最后自然轮到张老师表态。谢惠敏手里紧紧握着那根丰满的麦穗，微张着嘴唇，期待地望着张老师。出乎许多同学的意料，张老师同意了谢惠敏送回麦穗的请求。耳边响着一片扬声争论与喁喁低议交织成的音波，望着在雨后泥泞的大车道上奔回村庄的谢惠敏那独特的背影，张老师曾经感动地想：问题不在于小小的麦穗是否一定要这样来处理；看哪，这个仅仅只有三个月团龄的支部书记，正用全部纯洁而高尚的感情，在维护“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”的信念——她的身上，有着多么可贵的闪光素质啊！

但是，这以后，直到“四人帮”揪出来之前，浓郁的阴云

笼罩着我们祖国的大地，阴云的暗影自然也投射到了小小的初三（三）班。被“四人帮”那个女黑干将控制的团市委，已经向光明中学派驻了联络员，据说是来培养某种“典型”；是否在初三（三）班设点，已在他们考虑之中。谢惠敏自然常被他们找去谈话。谢惠敏对他们的“教诲”并不能心领神会，因为她没有丝毫的政治投机心理，她单纯而真诚。但是，打从这时候起，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开始显露出某种似乎解释不清的矛盾。比如说，谢惠敏来告状，说团支部过组织生活时，五个团员竟有两个打瞌睡。张老师没有去责难那两个不象样子的团员，却向谢惠敏建议说：“为什么过组织生活总是念报纸呢？下回搞一次爬山比赛不成吗？保险他们不会打瞌睡！”谢惠敏瞪圆了双眼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隔了好一阵，才抗议地说：“爬山，那叫什么组织生活？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……”再比如，那一天热得象被扣在了蒸笼里，下了课，女孩子们都跑拢窗口去透气，张老师把谢惠敏叫到一边，上下打量着她说：“你为什么还穿长袖衬衫呢？你该带头换上短袖才是，而且，你们女孩子该穿裙子才对啊！”谢惠敏虽然热得直喘气，却惊讶得满脸涨红，她简直不能理解张老师在提倡什么作风！班上只有宣传委员石红才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，还有那种带褶子的短裙，这在谢惠敏看来，乃是“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”的表现！

“四人帮”揪出来之后，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的矛盾自然可以解释清楚了，但并没有完全消除。

现在，谢惠敏找到张老师，向他汇报说：“班上同学都知道宋宝琦要来了，有的男生说他原来是什么‘菜市口老四’，特别厉害；有些女生害怕了，说是明天宋宝琦真来，她们就不上学了！”

张老师一愣。他还没有来得及预料到这些情况。现在既然

出现了这些情况，他感到格外需要团支部配合工作，便问谢惠敏：“你怕吗？你说该怎么办？”

谢惠敏晃晃小短辫说：“我怕什么？这是阶级斗争！他敢犯狂，我们就跟他斗！”

张老师心里一热。一霎时，那在泥泞的大车道上奔走的背影活跳在记忆的屏幕上。他亲热地对谢惠敏说：“你赶紧把团支部和班委会的人找齐，咱们到教室开个干部会！”

五

四点二十左右，干部会结束了。其他干部们都走了，教室里只剩下张老师、谢惠敏和石红三个人。

石红恰好面对窗户坐着，午后的春阳射到她的圆脸庞上，使她的两颊更加红润；她拿笔的手托着腮，张大的眼眶里，晶亮的眸子缓慢地游动着，丰满的下巴微微上翘——这是每当她要想出一个更巧妙的方法来解决一道数学题时，为数学老师所熟悉、所喜爱的神态。可是此刻她并不是在解数学题，而是在琢磨怎么写出明天一早同大家——也包括宋宝琦——见面的“号角诗”。

张老师同谢惠敏在一旁谈着话。围绕着接收宋宝琦需要展开的工作，已经全部落实。男生干部们分头找男生们做工作去了，跟他们讲宋宝琦并不是什么威震菜市口的“英雄”，而是个犯了错误的需要帮助的人。对他既别好奇乃至于敬畏，也不能歧视打击，大家要齐心合力地帮助他。女生干部将分头到那几个或者是因为胆小，或者是出于赌气，宣布明天不来上学的女生家去，对她们和她们的家长讲清楚，学校一定会保证女孩子不受宋宝琦欺侮；对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，消极躲避只能助

长他的恶习，只有团结起来同他斗争，进行教育，才能化有害为无害，并且逐步化无害为有益。张老师则要对宋宝琦进行家访，对他以及他的家长进行初步了解，并进行第一次思想工作。石红的“号角诗”明天一早将向大家强调：“让我们的教室响彻抓纲治国的脚步声！”

当石红的“号角诗”快要写完的时候，张老师同谢惠敏的谈话结束了。张老师把摊在桌上、刚给干部们看过的几件东西往一块敛。那是张老师从派出所带回来的、宋宝琦犯案后被搜出的物品：一把用来斗殴的自行车弹簧锁，一副残破油腻的扑克牌，一个式样新颖附有打火机的镀镍烟盒，还有一本撕掉了封皮的小说。小干部们面对这些东西都厌恶得皱鼻子、撇嘴角。谢惠敏提议说：“团支部明天课后开个现场会，积极分子们也参加，摆出这些东西，狠狠批判一顿！”大伙都同意，张老师也点头说：“对，要利用这个机会，进一步抓好反腐蚀教育。”

没曾想，临到张老师收敛这几件物品时，突然出现了矛盾，还闹得挺僵。

别的东西都收进书包了，只剩下那本小说。张老师原来顾不得细翻，这时拿起来一检查，不由得“啊！”了一声。原来那是本文化大革命以前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牛虻》。

谢惠敏感到张老师神情有点异常，忙把那本书要过来翻看。她以前没听说过、更没看见过这本书。她见里头有外国男女讲恋爱的插图，不禁惊叫起来：“唉呀！真黄！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！”

张老师皱起眉头，思索着。他回忆起自己中学时代的情况。那时候，团支部曾向班上同学们推荐过这本小说……围坐在篝火旁，大伙用青春的热情轮流朗读过它；倚扶着万里长城的城堞，大伙热烈地讨论过“牛虻”这个人物的优缺点……这